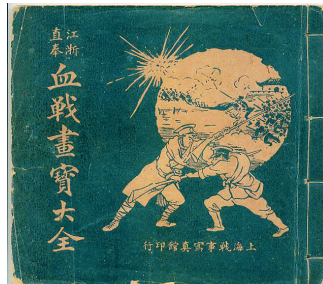


黄蒿满眼生枯野

——齐卢之战在嘉定

陶继明



上海战事写真馆1924年印行的《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》，以及书中“两军在南翔开战”图。



齐卢之战发生于1924年，是直系江苏督军、苏皖赣巡阅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（因卢永祥又联合奉系军阀，故又称卢为“奉系”）之间进行的战争。因战争发生于江浙两省，适逢中国传统甲子年，又称“江浙战争、甲子兵灾”。嘉定正好处于齐、卢两军队前锋的中间地带，故民间又称齐军为“苏军”“北兵”；称卢军为“浙军”“南兵”。这是一场两个军阀争夺上海统治权，让生灵涂炭，对社会造成深重灾难的非正义之战。

战争起因

1916年6月，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中忧愤而死，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。为巩固、扩张自己的势力，每位北洋军阀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埠，人口密集，工商业发达，财政收入十分可观。民国成立后，北京政府在江苏职官中特设“上海镇守使”，管理上海，后改为“淞沪护军使”，由皖系何丰林任淞沪护军使。何丰林唯皖系代表人物、浙江督办卢永祥之命是从，浙、沪结成紧密联盟，卢永祥独霸巨额的上海财政收入。而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，对上海这个财富之地垂涎三尺，与卢永祥也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。

齐燮元自从升任江苏督军、苏皖赣巡阅使后，更是觊觎上海的控制权，不断扩充兵力，总兵力达四万三千余人。齐燮元自恃有军队的支撑，对卢永祥步步紧逼。面对虎视眈眈的齐燮元，卢永祥毫不退让，不断扩军备战，总兵力达到六万七千余人。

齐燮元自知单靠江苏一省兵力，无法攻占浙沪，于是向直系军阀代表吴佩孚求援。吴佩孚本以为直、皖两系同出于北洋正统，面临奉系咄咄逼人的态势，直系、皖系理应联合起来，共抗奉系。因此，一面授意各省直系军阀在段祺瑞六十岁生日时通电祝寿意在“和皖”，一面严令齐燮元不得轻举妄动。

后由于段祺瑞已决定联奉抗直，同时吴佩孚也垂涎于上海的富足，想乘机捞一票，就决心帮助齐燮元攻打卢永祥。1924年8月，吴佩孚连电豫、皖、鄂等省的直系军阀，命令他们派兵帮助齐燮元。三省军阀都想分一杯羹，纷纷同意，齐燮元力量大增。8月16日，齐燮元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，宣布对卢永祥用兵，成立“讨逆军”，齐燮元自任总司令，兵分三路：一路驻于太仓浏河；一路驻于青浦朱家角；一路驻于昆山、安亭，集重兵于昆山，矛头直指上海、浙江。直系军、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在福建建瓯组织“闽赣联军总

司令部”，自任总司令，委任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，并与齐燮元遥相呼应。

卢永祥也不甘示弱，秣兵厉马，8月24日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，研究抵御直系军阀进攻问题。会上决定成立“浙沪联军”，卢永祥自任总司令，兵分三路抗直系：一路驻于南翔、黄渡一线；一路驻守嘉定县城外至浏河一线；一路驻于县城内，并设司令部于秋霞圃屏山堂。齐卢之战，一触即发。

战争经过

嘉定南部为卢军的势力范围，北部则为齐军的势力范围。从地域范围看，卢军所占的地方要比齐军广，驻军也比齐军多，在区域和兵力上占有优势。但齐军士气高涨，志在必得。

1924年9月3日上午十时，驻扎在黄渡的齐军首先向卢军开枪挑衅，打响了齐卢之战的前哨战。开战时，卢军怯于工事内一枪未发，齐军使用机枪、大炮予以还击，各放排枪，猛烈交火，击毙齐军四五百人。齐军大惧，各部纷纷向后溃退。卢军乘势向安亭方向追击，下午五时，卢军占领了安亭。

鉴于齐燮元首先挑起齐卢之战，9月3日，卢永祥发表《出师电》，指责齐燮元“意欲破坏治安，环境陈兵，意图一逞”，表示“所有浙沪地方以及地方人民，自不能不力筹捍卫，以竭尽军人应有之天职，以维持地方永久之治安”。由于齐燮元是在曹锟的支持下发动齐卢之战的，卢永祥在同日又发表《声讨曹锟通电》，指责曹锟“竟敢作公然贿选之举，丑声四播，国民蒙羞”，通电最后表示“永祥等分属军人，责在卫国……纤彼邪恶，罔治胁和，为国除奸，何与致幸，为民前驱，宁计成败”。由于卢永祥将矛头直指曹锟，9月4日，曹锟下达《对浙讨伐令》，声称：“本大总统为戡暴安民起见，实万难听其诱幻，徒苦吾民。卢永祥、何丰林均著褫夺官勋，并免去本兼各职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，相机剿办。”

齐卢之战主要在宜兴、沪宁线、嘉定、浏河、青浦五个方向展开激战，嘉定则沦为这次战争的主战场。9月3日晚，齐军又发起攻打嘉定西门的战役，卢军抵挡不住，形势岌岌可危，卢军分兵进取嘉定城和浏河镇。从这一天开始，齐卢两军在嘉定西南的黄渡、安亭之间开战，齐卢之战全面爆发，嘉定血雨腥风，处于一片火海之中。4日，安亭、黄渡一线终日交战。朱家桥、六里桥西亦燃起战火。5日，齐军开至陆渡桥。10日，齐军以重兵由安亭左翼抄袭黄渡，被卢军击退。嗣后，连日阴雨，双方各守阵地，一度攻至西门外高僧桥的齐军，撤至外冈、葛隆。未几，黄渡、县城一线战事又趋激烈。齐军十个营包围卢军八个营于县城内，并时有接火，互有伤亡，双方处于胶着状态。9月中旬，孙传芳乘机进入浙江，

占领衢州，卢军腹背受敌，胜势逐渐转向齐军方面。卢永祥于18日发表《移沪督师通电》，离开杭州，转移到上海龙华一带。23日晚，卢永祥至南翔，派兵增援城内卢军。25日，齐燮元至安亭督战。双方各派飞机窥视对方阵地。安亭、黄渡一线昼夜炮战，战事酷烈。

10月初，孙传芳占领卢永祥的老巢杭州，长驱直入，逼近上海。关键时刻，卢永祥的警备处长夏超倒戈，齐燮元乘机全线进攻。10月13日晨，卢永祥迫于形势通电下野。15日晨，卢军竖起白旗，齐卢之战始告结束。

百姓惨状

齐卢之战中，军阀们兽心发作，军机松懈，战争使嘉定到处残垣断壁，人们流离失所。黄渡地区为两军争夺的焦点，交火最早，相持最久，战祸最烈。据黄渡同乡会于10月22日《敦请齐军迅速撤出》的电文称：“战事告终，残棉萎地，已无余望。禾稻成熟，尚可收获，而乃军队横行，迨未归伍。帮匪附和，四出搜掠，门窗桌椅，瓶罐针剪，油米杂粮，乡村农具，无物不载，连墙西驶，甚至按户索饷，绑票勒索，不遂其欲，纵火焚屋。拦路搜索，虽一衣一履，亦遭剥夺。近如妇女，横被行强，灭绝人道。”据里人章圭璋所撰《黄渡甲乙历劫始末》记载：“交战第三日起，枪炮声始稀，抢掠风始炽。其初挨户打门……既入住宅，即翻箱倒柜。最要索洋钞票、金银首饰、绸缎衣服。其次家用物件、铜锡器皿，亦被搜一空……入富户，掘地以取藏金。”9月16日，卢军从黄渡撤走，孙传芳部如潮而至，“在吴淞江中停泊巢湖船数百艘，首尾衔接，拖以小轮。将全镇门窗、台凳、床帐、橱柜，以及米麦杂粮尽行装载而去”。全镇“竟无不败之屋，不毁之室”，共焚毁房屋四百五十八间。

安亭一直为齐军所盘踞。镇上即便是一间茅棚，兵士、土匪也会光顾若干次。第一次入宅，索现洋、珠宝；第二次来者，索各种细软贵件；第三次来者，索一切应用衣服用品；第四次来者，虽钟瓶盆盂，亦携之而去；第五次来者，连花架木器亦肩扛而行；第六次来者，屋中已无所有，则遍撬天花板、地板、掘觅阶石，惟恐难民将珍贵物品密藏其中。士兵抢得各种首饰珠宝，套藏手臂或衣囊之中，钞票等物则置于裹腿布内，若所劫之物多得无处藏身，则脱弃军服，抛掉枪支，披上难民衣裳，逃之夭夭。其所弃军服、枪支为本地流氓所得，也参与武装抢劫。镇西北计家宅村民蒋小四，家有老母寡嫂妻儿五六人。战事发生，蒋意欲携妻母逃避他乡。蒋母见田中棉花盛开，不忍舍弃，留寡嫂与之死守在家。蒋携妻带儿逃至上海。迨及回家，见草房洞开，老母不知去向，寡嫂已被散兵奸毙榻上，尸首腐烂不堪。

南翔虽非战地，但军队过境，也奸淫烧杀，同样受灾惨重。10月14日，齐军各路军队蜂拥而至，先抢劫富户大店，连镇上商团、保卫团及警察第一分所的图记、文件也被一并抢走。夜间放火，南街轿子湾一带首当其冲。继后寺前街、上岸、下岸、走马塘、慈善街连烧四昼夜。劫掠焚毁大小商店六十三家，累计毁房五百余幢。士兵拦截大小船只数百条，将抢来的物资满载而去。

嘉定城内自战事发生起，店铺停业十居八九。卢军结伙打劫，西门被抢者达十分之九。9月13日，卢军临撤放火，自早晨四时烧至晚七时方熄。当天，齐军二万余众进驻，虎去狼来。入夜，士兵们声东击西，先结队在一处放火，然后往各店敲门唤人救火，待人离开店后，士兵随即入内抢劫。方泰前后驻卢军逾八九万人，数十名妇女横遭强奸。其中，有产妇和十三岁少女，东市一位五十岁顾姓老妇，因不遂所愿，竟被勒死。

陆渡、庵桥、唐行三乡也深受战害。据时任嘉定县会议员侯兆熙《致督省为灾民请赈电》：“居民逃避，猝不及防，有遣弃孀孩而临河涉水者，有单衣外逃伏田沟二三夜者，有误中流弹毙命不及收殓者。三乡农民栽植之棉，听其零落。衣服首饰，箱柜财物卧具，抢劫无遗。尤其甚者，地板榻板，方砖屋瓦，尽被捣毁，搜掘一空，疮痍满目，间里为墟。统计三乡损失，何止百余万元。现在兵匪绝迹，难民回里，无衣无食。号寒啼饥者，遍地皆是。”

齐卢之战历时四十余天，祸及全境，给嘉定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全县死难约四千人；流离失所者十万余人；毁房二千零八十二间；大牲畜死亡一千三百三十五头，经济损失达六十六万六千余元。

嘉定红十字会在硝烟中诞生

无情的战争，同时也激发了人性的善良，催生了新型慈善事业。就在齐卢之战爆发前两天，嘉定有识之士未

雨绸缪，于1924年9月1日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，这是嘉定红十字运动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。嘉定红十字分会会长项如松，副会长朱吟江、顾吉生，代理会长戴思恭，都是一批有文化、有良知、有实力的地方乡绅。嘉定分会成立后不久，南翔、娄塘、黄渡、安亭等部分乡镇相继成立分会。

两天后，齐卢之战爆发。嘉定分会立即组织战地救护，冒着战火救治伤员，还成功地护送上万名嘉定难民到上海避难。9月7日，娄塘分会从上海购买药品，救治伤病员。13日、17日娄塘分会王侍庭、潘指行、印露伯等人筹资，先后三次雇船救护难民三千余名脱离险境。娄塘分会开设避难所，收容四千六百余名难民，施诊四千一百四十六人次，掩埋无名遗尸三十一具，还为流浪人员提供食宿，赢得各方赞誉。

嘉定分会的义举，得到了著名实业家、邑人吴蕴初的支持，他以一人之力承担了一百余名赴沪避难乡亲的食宿费用。在红十字精神的感召下，著名外交家、邑人顾维钧成立了“嘉定兵灾筹振会”，筹款赈济灾民，共得善款四千元，其中顾维钧一人独捐二千元。

记载齐卢之战在嘉定的文献，除当时的报章外，还有在战争爆发后，上海写真馆派员到战地写生，结集后出版的《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》，内容颇为生动。此外，居于黄渡的前清进士章圭璋，不仅是齐卢之战的亲历者，更是这场战争的记录者。他撰写的《黄渡甲乙历劫始末》一书，内容包括《齐卢战争四十日记》《溃兵盘踞四日记》《奉军驻防两月记》三个篇目，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这场不义之战对地方的毁灭性破坏。此外，章圭璋还擅长诗歌，有《勤生堂诗存》一书传世，诗集中也收入了他描写齐卢之战的诗《甲子齐卢交战杂咏》，有《备战》《调兵》《掘壕》《开战》《逃难》《拉夫》《退师》《大抢》《放火》《遗棺》《破家》《收容所》《施恤大米》等十三首，他另写有《募地》《奉军》《秋操》《乱后归家，昔日置碑已盖阵亡军人，赋此志慨》等六首相同题材的诗，这些诗生动、真实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足可称为“史诗”。最后，就以章圭璋的一首《退师》作结尾，祈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：

茸城不守浙师逃，彻夜移兵气怒号。
四十日来成结束，万千兵去免焦劳。
黄蒿满眼生枯野，白骨伤心遍战壕。
粤寇荡平周甲子，今番劫运又重遭。



卢永祥派“浙沪联军”一路驻于嘉定县城内，并设司令部于秋霞圃屏山堂。